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濃霧與時光
<p>白紙和墨，濃霧與牛。</p> <p>霧裡有山水，若有深意，想再定眼細看，就又刷上了一層層的白，透不出草樹的形骸，彷彿大自然的秘密，在我心中縈繞，每一次造訪都能帶來新的啟發，讓人心靈深處生出無限的遐想。</p> <p>兩年前初訪陽明山，那時山上的秋意正濃，約上喜歡看風景的朋友，簡單收拾行囊搭上往淡水的捷運線，轉乘又彎又拐的小 15 號公車，就來到了一方霧濛濛的草原。很難想像高樓林立的臺北市，和這讓人興嘆的霧中山景，居然是如此之近，當日來回綽綽有餘。雖然陽明山的可近性頗高，不過現在，時間來到課業越來越繁重的三年級，每周都被模組課程和大體解剖課塞滿，想再看看兩年前看過的風景，卻也抽不出時間再訪一遍。只能在記憶中細細的品味，那依稀如水墨般的白霧山水。</p> <p>往夢幻湖的山路不好走，不規則的路磚覆有一層鬆軟的苔，山壁上緊附著蕨類，闊葉如扇，葉緣微向內褶，葉齒咬著草味的澀。往另一側看去，可以眺望一層層被霧刷白的遠山，岩下的山有千呎的怡然，迷霧酣然，風亦頹然。</p> <p>行約半小時的路程，頓覺萬籟俱寂，山裡的清風刷過臉上、手臂、大腿。夢幻湖的環湖步道有寂靜山徑的別號，成立台灣聲景協會的范欽慧老師曾說，自己常來這裡收集「山的聲音」，諦聽那蟲鳴林間、花落翩翩，山間隱如有禪。</p> <p>靈魂太寂靜，寂靜得只剩下回聲。林間的鳥一聲聲的嘍，嘍啊轉我入了另一團霧中，霧中是夢幻湖的泡影，還有山巒的疊嶂。</p> <p>朋友推了我一把，我回過神來，繼續拿著手中的手術刀，切割靜靜躺著的大體老師。我說：「你還記得夢幻湖有多安靜嗎？」</p> <p>「我記不太清楚了。」</p> <p>夢幻湖的湖面被藻類染上有層次的綠，石間有親水的土馬駝，水面叢起如劍的即是臺灣水韭，偶爾有帛帛錦繡，但不起水花，讓水面被時光浸濕。紅綠燈的綠、捷運站的綠、夜景的綠，和這山的蒼鬱，是不同的色系，飛起的葉如蝶，螺旋成好看的無邪。有時會覺得山間的樹久看如巨物，然而霧氣太密，俄而又遁入了空寂—山林的心跳聲—合掌，再聽。</p> <p>「你有沒有想起來我們去過夢幻湖啦。」手中的剪刀和鑷子拉出內收長肌，翻著白白細絲般的筋膜，卻找不到閉孔神經。迷失在白白的組織中，我放下了剪刀，看著這團梨花白，好像當年的我們迷了路，被白霧包圍的溫存。</p> <p>循寂靜山徑再往上走，可以抵達七星山東峰步道的岔口，看著路標的箭頭，往上走可以攻頂七星山東峰，往下走可以回到冷水坑停車場。心力的勞累倒是其次，體力不在話下，但何必總是追求登頂的豪情呢？我們決定停在岔路口，在草坪上席地而坐，用心感受花的溫度，半山的風景，世界顯得更美。</p> <p>坐在草地抬頭看，峰頂有鷺，孤飛騰空的一羽雪青，轉瞬間即消失在峰的另一側。我</p>	

和朋友吃著麵包，看著雲朵輕輕的飄，有一搭沒一搭的接話。

大體實驗室外，我們脫下手套吃著便當，半開玩笑的看著朋友手中的雞腿。

我說：「你這塊雞肉看起來像股四頭肌耶。」

「我們好像很久沒這樣聊天了」，朋友突然說。

確實從那年的陽明山回來後，對時間的理解只剩下區段考的日期，一年的時間被切碎，幾乎只有大體解剖的時候，大家才會聚在一起。

我們看著長長的走廊，我好像又看到了濃霧在攏聚，意欲成形。如果大體老師的所有組織都完美的縫了回去，那他還是原來的他嗎？如果眼前的這些濃霧來自陽明山的水氣，是否算是舊地重遊呢？

另一個山頭也盡是霧。

臺中有一地名喚霧峰，霧峰的阿罩霧，和這擎天崗的五里霧，似乎在比賽誰的霧氣更盛。

擎天崗有水牛放牧，棧道上遊客駐足，霧氣覆上牛和遊人的髮膚。許是水氣太足的緣故，睫毛和耳朵上凝結了小小的霜，蒙上了白紗，在山風中吐納溫涼。

草原遼闊，霧包住了嶺梢，土堆宛如大地的疤。我輕輕將手肘靠在圍欄上，讓相機慢慢調至聚焦，收窄光圈，用景深模糊散景。貓眼細如一線，鏡頭凝結星芒，定格瞬間，拍下嶺梢的濕意。

空氣中有牛糞和草的氣味，水牛或伏或坐，透著一股自在的隨意，骨頭和肌肉線條清晰，些微的砂土凌亂了毛髮，慵懶的擺一擺頭，看起來總是睡眼惺忪。

陽明山的霧失焦了陽光，迷濛了遠方，遠方的遠方依然是渺茫。呼出的氣凝結成透明的花，泥土沾黏在腳上，蚊蚋用餘生飛翔。水牛的大眼幾乎突出了眼眶，憨厚的模樣，似乎透著一股淡淡的憂傷。面對著人間的無情和有情，面對著無邊的霧和霜，牠含著水的眼睛，似乎想告訴我們，勿執迷於物相。似乎牠碩大的身軀不只是一隻牛，而是一堵牆，《傾城之戀》裡的那堵牆，坐落此霧中，卻看盡了人世的滄茫。

兩年後的我們，看著白白的組織，思緒亂飛，想著老師生前的日常；宛如兩年前的我們，看著白白的霧，想像山的另一頭，是否有蒼鬱的森林。為甚麼總是有濃霧呢？山上有霧，我的腦中似乎也有一團霧。逐漸有了生活的重心，穩定的走在醫學生涯的路上，回頭看卻好像看不清。霧到底包圍了甚麼，我也說不清楚。

小店和煙，站牌與告別。

泡沫在杯中，四散如花的開放，隨水波旋轉，漸漸靜止如浮屠，照見五蘊皆空。告別一年來的荒唐，來到這霧中行走荒涼。

公車的站牌旁有一家小店，點了一杯熱拿鐵和一杯黑咖啡，就和朋友在樹叢中的長椅歇下，和其他旅人一起等待下山的公車。蒸氣飄出杯緣，如清風拂過湖邊，空氣透著天南地北聊天的隨意，溫熱的水氣凝結在鼻頭，半山腰的兩人一搭一唱，談笑生活的細碎平常，慢慢的品味著簡單的幸福。

推開了霧，公車緩緩駛來，伴隨山上細細的小雨，燈影飄搖。雨落霧中，落地如星斗，遊人魚貫上車，撥下髮上的雨絲。雨聲再長，也只是尾聲了，待遊人們都下了山，沒有人在乎，也沒有人會介意，似乎只有車上的玻璃窗，意猶未盡地用蒙太奇在影像敘事。

影片在窗前首映，在我的腦中回播。記憶到了結尾，思索意識的川流。看山的我們想看見草原，卻總被白霧遮住。會不會白霧並非遮住了風景，而是在整張風景畫中，白霧才是最美的留白？

我開始專注的細細思考，在腦中翻湧的濃霧。看著看著慢慢覺得，濃霧和時光，在意象上似乎有些相像。

當山的稜線被霧刷白，當山漸漸被收走了輪廓，再遠一點就是一片童話般的空白。而時間也使人看淡過往，平淡是成長的必然。

如同被霧淡化一般，生命總在遺忘中不斷前進，即使場景如初，卻遺忘了心中的悸動，徒留時光的白紙漬染年少。每天反覆面對著自己，日子一長，就在每個匆忙的早晨中，一點一點的淡去生命的情緒，似乎習慣和平靜，才是生命坦白的本質。

許多生命的瞬間，都依稀記得曾經有感動，再一次想起卻早已哭不出來。看著記憶中的自己，不禁莞爾，談笑之間，朋友也笑了出來。畢竟是日子如毫，曳著先濃後淡的墨線，起落之間，慢慢的被風吹乾。

「如來說諸心，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—《金剛經》。

風輕輕的吹過，從路的那頭吹到了這頭，忽然發覺兩年就這麼過去，霧裡看山的旅途也早就踏完歸途。如飛舞的塵埃終會落定，生命的厚度不再輕易被風吹起，用沉甸甸的重量，企圖去平衡輕浮的生。

也許人間本就是失望和希望並存，激情之後是空虛，一切逃不了轉瞬即逝的覆轍。如何成熟，就是學著如何去沉默，如何看淡眼前的風雨，告訴自己果由心生、相由緣現。能看破一顆微塵，即知色即是空。

因為在乎，所以有難割捨的苦楚，而若如今，每件事都能輕輕的被提起，如同在霧中佐著咖啡這般輕易，在輕描淡寫中談笑曾經，似乎就是對那切身的感觸、對當時的自己，最好的告別。

拐過幾個彎，一團團的霧蓋住了上山的路，在睜眼和閉眼之間，遊人漸漸屏息，無聲勝有聲的此刻，就讓霧去掩住那山的顏色，還有那牛的溫柔、湖的清澈，湮沒山間的呼吸。陽明山的山頭，如同在紙上渲染出的一層層遠山，濛濛的白，悠然在虛實之間，靜謐而無聲。

似乎無所得才是真，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細細品味其中的無窮，如露，如霧。